

本土文本

长生天

□李新勇



绘图 瞿溢

出了乌兰县城,天空有些阴沉。在云层缝隙间偶尔露一下脸的太阳,怎么看都像一块颜色褪得差不多的剪纸,光有样子,没有实质性内容。

史帝文和唐廷伟起了个大早,顶着两个青丝飞扬的脑袋站在路边搭车。往来的车辆太少,都是带车厢的卡车。无论是装满货的还是空车,都像快散架似的,上上下下叮叮咣咣,仿佛随时可能变成一堆乱七八糟的零件。这些声音在无边无拦的天地之间传得很远,车子绕过山路看不见了,隐隐约约还有令人担忧的声响传过来。

每一个驾驶员都很友善,面对两个少年迎风树枝那样举起来的手,都像绅士那样把车停下来。如果副驾驶上已经坐了搭车的人,司机就会很礼貌地对他们俩说:“抱歉了兄弟,我这车挤不了!”好像求人的是司机而不是这两个少年;如果车子不去哈里哈图,司机也很礼貌:“小兄弟,不好意思,我这一趟不朝那个方向跑呢!”

六月的青草和野花在路边撒欢般乱长,没有汽车声响的时候,便能清晰地听见不知名的鸟儿在或远或近的角落里歌唱。两个少年的心情并没有因为搭不上车而懊恼,相反他们觉得,在清风拂面的天地间,每停一辆车,他们就交上了一个朋友,那么多辆车停下来,他们就交了那么多朋友。他们彼此不知道对方的姓名,甚至连面孔都记不住。但这有什么关系呢,不影响他们成为朋友,因为友善,因为缘分,哪怕发生在一个瞬间。他们很享受这样的过程。唐廷伟身材偏瘦,一米七五

的个子从上到下都像大山那样富有轮廓感,背上一个塞得满满当当的背包,这背包让他显得越发高大挺拔。史帝文甩着一双手,什么也没带,个头跟唐廷伟差不多,家在乌兰县城,微胖。两人不仅同班,还是同桌。初中毕业考试结束,唐廷伟要回家,史帝文想到大山里看看。史帝文对唐廷伟说:“我想知道山的背后究竟有什么。”二人便结伴而行了。

直到靠近中午,他俩才搭到一辆开往哈里哈图的大货车。乌兰这地方,地势西高东低。到处都是莽莽苍苍的大山。从东往西,数得上名儿的就有茶卡契墨格山、柯柯赛山、布依坦山、茶卡南山、哈里哈图山、希里沟南山、牦牛山等等。唐廷伟家在哈里哈图山中。

县城跟附近更大的城市之间是通班车的,每天班次有限,一班或者两班,最多不超过三班。大多数乡镇跟县城——比如唐廷伟从乌兰县城回他那窝在哈里哈图山中的家——只有砂石铺就的毛路,毛路五六米宽,晴天扬灰,雨天淌水,坑洼不平。大多数人进出选择骑马或者毛驴,只有新派的年轻人才会选择搭乘顺路的卡车。

驾驶员的年纪比他俩稍微大一点,十八九岁,姓马。他俩叫他马师傅。

“马师傅真是感谢不尽哦,我打您麻烦了!”

“你们叫我马哥好了,”驾驶员稍微偏了偏头,从方向盘上腾出右手摸着自己的上嘴唇对他们俩说,“看,毛都还没长出来,没资格做师傅。”说完视线重新回到汽车正前方。

史帝文和唐廷伟对了一下眼,笑起来,这人太有趣了。两个人便

改口喊他马哥。

马哥高兴地答应一声,脖子轻轻扭一下,盖了半张脸的长发被喇一下甩到脑袋后面。没过多久,头发又滑下来,他就再把脖子扭一下。每次甩头发的时间间隔差不多。他甩头发的样子很潇洒,像出没于那个时代为数不多的几部香港电影里的长发帅小伙儿。他就这样甩着头发开着车,看上去既过瘾又令人羡慕。

车上上了盘山公路,三个人吹牛打发时间。史帝文和唐廷伟吹的牛都是素菜,都是校园流传的经典故事。马哥吹的牛再素都有颜色。

马哥的笑话让史帝文和唐廷伟笑得快岔气,马哥却不笑。他不笑制造出来的效果更好,让他俩笑得像没配刹车的汽车。

黄昏时分,车开上了布依坦山,天空飘起了碎雪,起初还像个玩笑,有一朵没一朵的,后来就越来越正经了,纷纷扬扬。乌兰这地方,一年四季都可能下雪,尤其在山上。可到六月份还下这么大的雪,连经常行走在这条线路上的马哥和唐廷伟,都从未见过。

这季节纵使是晴天,上了山,气温都会下降,越往高处气温越低。撞上雪天,气温降得更快。三人都穿着夏天的单衣,即便驾驶室里有机头上传来的热气,还是感到冷。史帝文说:“这是什么鬼天气!”

马哥和唐廷伟立即制止他:“长生天是供我们尊敬的,骂不得哦!”史帝文觉得他们所说的“尊敬”多半应该是“敬畏”,山里人常常把这两种意思混在一起,本质却是一样的。他的这种推测很快得到证实,马哥一连低声念了好几句乞求上苍宽恕的“咒语”。

马哥说要早晚得会遇上这种天

气,就该在柯柯赛山的马脚店里歇下来,现在必须翻过布依坦山到茶卡南山,才有马脚店了。他祈祷长生天再给他三四个小时的畅行时间。这期间只要不要下太大的雪,他就能赶到茶卡南山的马脚店。

车窗外的雪一刻比一刻大,雨刮器刷过来是一层薄雪,刷过去还是一层薄雪。山路上的雪逐渐厚起来。马哥在一个背风的山弯上把车停下来,三个人跳下驾驶室,在马哥的指挥下,给车轮逐个套上防滑链。

车再开起来,速度就上不去了。汽车前面的雪越下越厚,车轮压到雪上嘎嘎地响,已经不能压到路面上的砂石了,车辙一片白色。

马哥从工具箱里扯出两件军大衣,自己穿一件,另一件让史帝文和唐廷伟裹在一起。

天黑不久,行进在盘山路上的汽车突然熄火,抛锚在毛路上。前后没有汽车,也没有汽车经过。马哥嘴巴里含着手电筒钻到车头底下捣鼓半天,钻进驾驶室踩着刹车和离合打了几次火,发动不起来。马哥握着方向盘说:“这下不好玩了,车子坏掉了!”

“我们得找当地老百姓帮助!”马哥下了车,站到路边石崖上冲着外面大喊:“周围有老乡吗?我是牦牛山矿上的驾驶员。帮帮忙啊,我的汽车打不上火了!”

要是二十年之后,他们还有一种求救的工具:手机。可在那时候,他们连大哥大都没听说过。

马哥边喊边绕手中的手电。手电光里全是雪花,照不到更远的地方,大山一点回音都没有,满耳朵都是雪花飘落的声音。纷扬的大雪落在马哥头发上,他习惯性地甩着,大片的雪花一部分融进他头发,更多的向他的左后方飞了出去。

(一)

千万别煲电话粥

□张春风

今天,是阿庆头一回跑 333 这条公交线,搭档售票员小红。

吃完中饭,下午第一班车准点发出,阿庆全神贯注地握紧了方向盘。在最繁华的金鹰广场站,上来不少乘客,小红眼疾手快,一边清点人数,一边让乘客买票。

买完票后,车里安静了下来。这时,一个打扮时髦的女郎接了视频电话,娇滴滴地说:“讨厌,怎么才打过来呀?人家都等大半天了……”

阿庆暗笑,是小情侣打情骂俏呢! 3 分钟后,阿庆乐不起来了。女郎是个话痨,自顾跟男友不停地煲电话粥,眼看,讲完一个话题了,很快,又开始另一个话题。

这个视频电话,足足打了 15 分钟,公交车简直成了女郎的独家广播,而且,始终不想停下来。终于,边上有个戴眼镜的男子忍不住了:“喂,公共场合,你能不能小点声?”

女郎白了他一眼:“管得着什么?”

眼镜气呼呼地说:“那就长话短说,没完没了烦不烦啊?”

女郎大怒:“我就没完没了,你能把我怎样?真是笑话,打电话还犯法了?”

眼镜气得跺脚:“你……”

最后,眼镜还是忍住了,只好戴上了耳机。

女郎胜利地笑了,继续轻言细语:“亲爱的,等急了吧?刚才有个四眼蛇好讨厌呢……”

就这样,女郎像一只绿头苍蝇,吵得阿庆心烦意乱。终于,阿庆忍无可忍,大声喊道:“喂,后面的女乘客,能不能别打电话了?”

女郎扁了扁嘴:“怎么?坐公交不能打电话么?”

阿庆强忍怒火:“不是! 你打的时间太长,影响到其他乘客,也会影响到我开车!”

女郎提高了一个声调:“哪条法律规定,打电话有时间限制?你心理素质那么差,怎么当司机?小心我投诉你!”

阿庆火冒三丈。这时,小红不停地干咳提醒他。想起自己还在试用期,找个个工作不容易,阿庆只好作罢。

说话间,到了人民医院,先后上来一个卷发女子,还有一个怀抱婴儿的老太太。车上只剩一个座位了,卷发女子没坐下,笑眯眯地指了指空座。老太太道了一声谢,坐了下来。

赶巧,空座就在女郎边上。女郎的声音非常大,还不停地咯咯大笑,终于,老太太怀里的婴儿被吵醒了,顿时大哭起来。阿庆心想:好,看你怎么聊?

女郎果然不耐烦了,斜着眼睛说:“喂,能不能别让他哭了? 催命似的,我都不能打电话了!”

老太太挺老实巴交的,赶紧摇了摇襁褓,哄道:“宝宝乖,别哭,别哭啦……”

可是,婴儿的哭声越来越大。老太太急了,只好去捂婴儿的嘴巴,但哭声还是从指缝间传了出来,凄厉的哭声,让乘客们的心都碎了。那一刻,阿庆简直想一脚把女郎踹下去。

站着的卷发女子终于忍不住了,飞快地冲过去,“啪”地给女郎来了一个大嘴巴子。由于力道太大,女郎的手机都飞了出去。顿时,车里一片安静,连婴儿也不哭了。

女郎足足愣了三秒,立马哇哇大叫:“你……你干吗打我?”

卷发女子痴痴地笑,大着舌头说:“你……你吵醒宝宝了,我就要打你,嘻嘻……”

女郎哪吃过这种亏,一边动手,一边嚷:“你神经病呀,敢打我……”

卷发女子眼疾手快,铁钳般抓住了她的手,脸凑了上去:“你说对了,别人都说我有神经病,嘻嘻!”

这时,公交车停了下来,售票员小红赶紧报站:“百姓超市到了!”

卷发女子闻讯,立刻松开手,若无其事地下车了。临走前,还亲昵地抚摸了一下婴儿的脑袋。

很快,公交车出了车站,女郎这才“哇”地哭了起来:“司机,你怎么可以放走她? 她摔了我手机,还打了我呢……”

阿庆理都不理,心说:活该,就该让你长点记性! 以后,看你还旁若无人在公共场合煲电话粥。

乘客们纷纷偷着乐,也都不说话。

最后,小红幽幽地说了一句:“行了,算你倒霉,她真是神经病!”

女郎说话都结巴了:“什……什么?是真的?”

小红耸了耸肩:“她有残疾证的,经常坐 333 路,你刚才也看见了,我都没让她买票!”

女郎不说话了,想起刚才那一幕,不禁后怕连连。她捡起手机,安静地坐了下来,再也没打电话。

不会让,终点站到了,乘客们都纷纷下车了。

这时,阿庆笑眯眯地说:“小红,你可真机灵啊。”

可是,小红仍然心有余悸:“机灵什么呀? 你不知道,她真的精神有问题!”

阿庆立马变了脸色:“啊?”

小红说:“她经常坐 333 路到百姓超市,每次,都静静地坐着傻笑,但是,从没伤害过别人,只有这次例外。”

小红没有说下去,但是,阿庆听懂了。



江海新韵

听古琴演奏会

□汪益民

1
很慢，
在丝弦上写下一个音
旋又写下另一个

这一个高远了一些
有笔锋的
带侧钩的
有了一串

因为这第一声响
带来了爱人的气息
里面住着一个春天

你想在下面的指法里
寻找到她

2
世上
只有一种盛开是你
其余都是为此准备

因为
一块石头的坚硬，
一朵腊梅正在
极大地提升温软。

3
向平凡处行走，
比平凡更低洼一些。

那是我的生活，
你别想夺走一分。

它是
三十六陂江南水池，
我毕生开掘
并扩展它。

为的是
承接你厚重之美。

4
痒找到皮肤
火焰焐活一片止水

一朵冬天
从桃枝上凋零

我的饥饿不由分说
填满
你雨后的五谷杂粮。

5
恰逢有你手挥五弦
我花底的间关莺语
我云外的孤鸿长鸣
在你的指间
有了动听秩序

6
车来船往 市声鼎沸
在清明上河的人流中，
你悄悄
往我一个人手上
塞糖果，
我每一天被你宠爱得
喜不自胜。

7
相信有天国的存在
并不是好的信仰，
如果我的天堂
比你高，
我的地狱一定
比你深。

8
一双素指
不耐烦地撕碎了
逻辑，
一声裂帛
语法呈现了出来。

9
我正在被你
从后往前展开
翻到一些
平时不经意的章节

我正被你翻开第一页
往后面越读越薄，

轻灵灵地
我就要飞起来了。

那些你披阅的句读，
买了神秘车票，
不知去向。

10
方法越来越像。
我们只是
利用短暂一生，
将神性翱翔一遍，
至于肉体与日常，
留待身后慢慢消化。

11
我之所以还能为你
一挥手
是因为我确信
我同样经历了
神的某些瞬间

12
我只是
一大片粗陋模糊
若隐若现的轮廓
被你一笔一画
通过揣摩得细致入微
直到活靈活现
神采飞扬

13
我可以通过辨认甲骨
徜徉你的殷商
你却不能
通过我的窃窃私语
分享
我曾经的山水一分钟

我竭尽全力
才为你开一朵小花
你抬抬手指
大雪就冰封了南山

14
有时候，
我的沉默里住着一千名怨妇
一千名猛士磨刀
我却选择轻挑慢捻
与这个早晨诗歌唱和

15
静，从来不是静止
静从一片树林
奔突而来

一滴颤巍巍的檐头雨
顽强抵抗
这片静

在一个石阶上
滑倒了两名少女

一群手无寸铁的人
欲拒还迎

静 重新夺回了局势
甚至，
有说家挽了静的手
往高处街枝疾走

16
白雪落向古铜色梅枝
我看见你的一片安宁
落在
更大的一片安宁中

那里除了高，神的微笑
尽是天国模样

17
多么辽阔的文字
你伸手
轻轻将一本文集
从那么多的书架上
取下来
这时
我禁不住心怦怦直跳
真不知道
这是世界的机会
还是
我这么个小词的机会